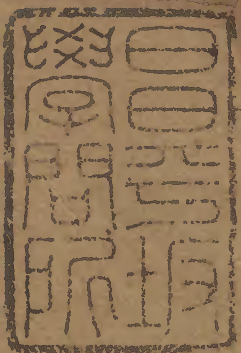


弘簡錄



漢書門	
二五二七	類
八〇	函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五二七	漢書
八〇	函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7
冊數	80 (43)
函號	286 79

百六十六百六十九

四十三





真簡錄卷一百六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一

家愿 曾孫大酉 楊洵附 高賦 韓晉卿 王吉甫 葉康直

孫路 穆衍 毛漸 張近 何常

余良肱 子才爽 周常 李朴 張幣 孫構

鍾傳 黃寔 張頤 陶弼 路昌衡

姚祐 許幾 蒲白 陶節夫 李伯宗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張蘊 何灌 子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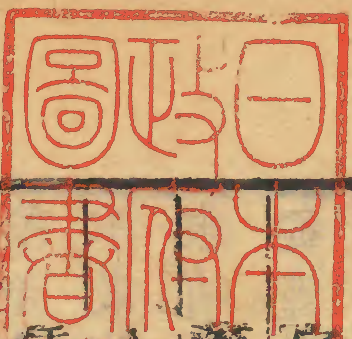
吳革

家愿字處厚眉山入父勤國及其弟安國定國皆從劉巨遊與

真簡錄

卷一百六十六

宋庶官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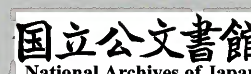
二蘇爲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秋新義又作策室作室二論言熙豐之紛更元祐之矯過讀者躋之愿弱冠遊京師由廣文館登第對策惟以守九年所已行者爲言蘇轍見而驚喜曰故人子能不爲少年進取計他日必當以直道顯游晉州樂至今元符三年日食應詔極論時政其大要有十議始以正本敬德以格天謹好惡以防小人審信任以便君子開言路以來直諫詳聽言以觀事實破黨議以存至公登領德以順天下從寬厚以盡人才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入邪下等滿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制者十年黨禁解始改秩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惡內侍勢自恣罷著夸互市啓邊釁愿爭之不從從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以舊嘗入黨籍謫監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帥臣王庶薦通判果州高宗南渡擢知閬州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以乞骸歸卒淳祐間曾孫大西侍講經筵理宗宣取所上疏讀之改容嘉嘆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又同郡丹稜人楊恂字信仲元豐五年進士知廣都縣亦同時上書入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登進士改奉禮郎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劔邢石三州成德軍知衢州衢俗尚巫鬼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爲擒治患遂絕徙唐州州經兵亂後田積年不耕前守趙尚寬雖墾而榛莽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築陂堰四十四處比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餘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兩州爲立生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
開西河繞州城而北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
有開鑿乎昉不從後竟不成復歷蔡潞二州入判太常寺進集
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多饒合委務或散處
京城公私非便宜做前代丞相府于端門前列置大第以居之
仁宗朝爲充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經今有五六十年矣如
前此其費無藝願請求中制裁爲定式又請請其長官司
置檢法官職專平獄使民不冤又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
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尋以通議大夫致仕居襄陽
卒年八十四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人幼時日誦千言既長五經中第歷遷知
同壽明三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兼兩浙轉運使差役法行
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措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入爲大理
少卿遷正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刑獄安石當國執以已意事
久不決爭論盈庭晉卿終持之不變用是知名神宗亟稱其才
每讞獄事連權要或屢鞫勿成者必以委之元豐置獄多內廷
所付晉卿獨能持平考核無所上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故事
奉使有旨當入對嘆曰三尺法具在豈應伺候主意輕重其心
乎受命卽行執政惡諸州多讞大辟將加劾治晉卿語執政曰
祖宗之制可疑可矜者許上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誰復
上請議者又欲引唐三覆奏例令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曰四
海萬里必須繫以聽命恐自今痍死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
其說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後卒于官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爲大理



評事累遷刑部員外郎舒賈坐官燭事執政欲律以自盜吉甫
持不可南郊起幔城督役嚴急董者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役卒
以聞吏論以死神宗怒甚吉甫求對從容言非詛呪不應死帝
爲霽威得釋走馬使言蘇軾南遷所過郡守延館迎禮吉甫議
當答章惇不悅太倉火議誅守者吉甫又力爭之皆如所請其
持論寬平類此請外知齊州徙梓州梓爲東川壯藩戶日最盛
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曰民力竭矣一增不可復減
吾寧貽使者怒忍爲國歛怨爲民基禍哉竟拒之生不老於爲
吏廉介不回累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
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

葉康直字景濫建州人擢進士知光化縣教民陶瓦以息火患
政務利民爲本與穀城令豐稷皆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
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歷遷陝西
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命領涇原糧道承受梁同妄奏餉惡神宗
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免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
州夏人侵甘谷砦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進寶文閣待制
陝西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
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登進士元豐中爲司農丞鄧潤甫薦爲御
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爲不可用下遷主簿通
判河州徙蘭州居四年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陝西運
判元祐初爲吏禮二部員外郎兼徐王府侍講朝廷將棄河隄
司馬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
熙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

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以修築舊壘為名，載器甲樓櫓，頓大順城下。夜半趨安疆，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即將眾臨會州，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瞻先至下之，王愍與爭功，路右愍，屬以兵名拜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王瞻復與愍爭，訴于朝，削路職。知興國軍，徽宗立，累知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徙知耀之淳化，慶卒嘗戍華池，及亂，衍母在耀，聞其名不敢近。諸郡捕兵糧，糴無給，衍請發常平倉給之。使者懼得罪，衍爭曰：及今不恤吾兵將為慶卒矣，乃亟散之。考為一路課最元豐中，參种諤軍事，諤第賞不先死，事衍謂非所以勸忠力爭之。兵甫入塞，未及解甲，復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衍力止其行，同幕畏罪，陽謝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眾之命，以一身塞責，衍又何憾。元祐初，議棄熙蘭，衍言：蘭棗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師，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如前，悔將無及。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戶二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往視，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城成，賜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轉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三。後追錄不

棄蘭州議官其子一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上察訪使諉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除著作郎卽知安化名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判湖北路運判會朝廷議棄地漸言蠻猺畔服不常非稍威以臣奉命使總今一犯卽棄非策也不報蠻果復入鈔畧覆官軍則上太慢後攝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漸案錢以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試進廟壘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岷山七耳溝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殿校理入爲戶部右司郎中以攝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贈龍圖閣待制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受詔鞠發運使呂溫卿不法溫卿恃惠卿勢不肯置對人多畏之哲宗諭曰此出朕命卿毋畏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矧溫卿罪狀明白儻聽其蔓詞懼株連者衆遂以衆證定其罪擢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爲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戍北道以伐其謀邊人呂懺兒入瓦橋爲盜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嘗在彼一偷之得失何足輕重哉故臣謂釋之便又遼卒私網取魚守兵與

鬪斬首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朝議生事擅典宜論如律議弗決
近言邊人貪利喜功賞之則爲國起怨罪之他日將誰使禦敵
請兩置不問詔從之移鎮高陽累加顯謨閣待制至直學士徙
知太原以疾奉祠嘗宮祠御史劾其買馬不予直失學士卒年
六十五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登進士爲開封兵曹參軍紹聖初通判原
州歷遷熙河運副嘗言轉輸病民然粟猶自官出民得無害近
議欲貸民金帛使自入粟塞下誠非貧弱之利熙帥劾之貶秩
徙成都路帥札令中使織獻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軍器之
飾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
徒多無益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二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
陝西轉運使尋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諜告夏人多築堡柵朝

議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立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其所長用其
所短可以拱手待斃無煩有爲從之鎮秦六歲轉通議大夫坐
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責昭化軍節度副使終右文殿修撰卒年
七十三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民有自
誣服殺人者良肱驗刃與傷異疑曰安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
乎白府請自逮捕果獲真犯又民失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
方榜掠號呼於庭忽有人附耳語良肱知其盜也亟捕詰之
賊盡得遷大理寺丞出知湘陰蠲里符代輸逋米數千石通判
杭州壘石隄二十里以障大江湖不爲害時王陶爲屬官常以
氣犯府帥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改
知虔州虔當孔道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過虔弱子寡婦良肱

皆悉力振護之以母老乞南康軍母憂服除爲三司判官方關
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又內府出腐幣售三司良肱皆力爭
之議遂格命提舉汴河司執政議伐汴隄木屨乎不能得遂改
太常少卿出知潤州遷光祿卿知宜州治爲江東最請老提舉
洪州玉隆觀卒年八十一 七子卞爽最知名俱以蔭試校書
郎卞字洪範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
宜文字尋知沅州加奉議郎先是良肱常爲鼎州推官五溪蠻
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朝廷言不如棄與其地就
而撫之當時是良肱議未果行及是復叛殺沿邊巡檢斷渠陽
道拒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卽令卞節制諸將爲設方壘
陰選死士三千夜衝柵繞出賊背伐山開道竟入渠陽黎明整
衆山蠻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七遇七勝斬首
數千級蠻遂降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論
廢渠陽罪免歸徽宗復起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
論免終於家 爽字荀龍尚氣自信不少貶以苟合于世爲瀛
州防禦推官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復請
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不附已撻其言爲謗訕除名竄封州久
之起知明州未行復以言罷監東嶽廟後俱入黨籍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登進士以所著檀弓義見安石惠卿稱之
補國子直講教授揚州致仕久之中丞黃履薦其恬退起爲太
常博士元符初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
物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永裕陵至宣仁后乃施金珠願收貯
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常於講席論救
鄒浩貶監郴州酒徵宗名爲國子祭酒進起居郎言自古求治

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若使溺于富貴逸樂蔽于詭譎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著令記注官卯漏正勿奏事嘗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以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雖不兼諫職亦許以一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矣噉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于日錄傳之史筆後人將以爲倦於聽納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李朴字先之虔州興國人登紹聖進士調臨江司法參軍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卿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見京怒形于色然尚優容之移西京國子教授程頤器許

之以嘗言孟后不當廢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與丞皆純禮司諫陳瓘善徽宗卽位凡四十六日不聞玉音朴因舉某事豈便於國某事豈便于民責純禮知而不言是無父風也純禮泣下瓘薦之有旨召對首言熙豐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于此京始大怒出爲虔州教授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之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見熙載耶言者希意論朴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四會令好民言邑東地產金寶朴立請罷之居官所至有聲改知清江廣東路安撫司檄主管幾宜文字止其帥孫奭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帑賦助邊破潛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除

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辭高宗除秘書監趣召
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孫三人嘗自誌其
墓曰生平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有章貢集
二十卷行于世

張翥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榜國
求善訓子弟者京族子應之以翥薦三辭不獲始卽館嚴毅聳
拔意度凝然迥異他師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忽語曰汝曹曾學
走乎諸生駭問故翥曰天下被爾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惟有
善走庶可逃死爾諸生以告京京矍然因見翥深語翥慷慨言
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乃歛容問計翥曰宜亟引耆德老成
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是爲第一
義耳京因扣其所知翥以楊時薦於是召時翥後守南劍州遷

福建路轉運判官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來寇時統制
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盡力翥乃獨率州兵分爲數隊將戰
第一隊旣飽遣之入陣更食第二隊度所遣兵力將困卽遣第
三隊往代第四隊至第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常飽而
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賊衆敗走翥知士安恥無功卽爾徹首與
之士安大喜州兵皆憤翥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
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縞素來攻聲言復父讐士安與州兵夾
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翥教以造
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欲築紹興園廟垣召匠計之
云費八萬縉翥教之自築一丈長短約算之可直二萬卽以二
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奏紹興宋乏難濟太后乃自出錢
費充之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秘閣修撰卒後廟食

邵武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登進士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餘以界學官黎州夸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歲凶得盜令各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爲清遷度使判官夔州部夸梁承秀李光吉王克導生獠入寇遷判張詵請誅之神宗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蔡杜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次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崖死克自縛以降除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從湖北轉運使賜帛三百諭降懿治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彭帥晏尚持向背構知與向水會彭備武有隙激使攻討降之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擣其巢穴寇聞引去尋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大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于建立導章惇西南邊事禍自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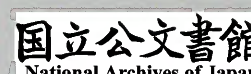
鍾傳字弱翁樂平人本起書生李憲薦爲蘭州推官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傳入對言兵貴智不貴力夏衆夥勇難以卒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人陷金明傳與渭帥毛漸合兵攻沒烟砦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築汝遮城賜名安西論功加秘閣校理章察命統將苗履率衆會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傳出其不意引步騎二萬造河梁以濟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由幹當僅再歲進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又請合三路兵從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亂囉和市工旣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

興役胡論以所奏乖異將罷之曾布爲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
詐增首功事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
中府歷鄆瀛涇三州爲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
本其四十五州六爲王土其東由清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
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簡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
臂徐當拊納離畔漸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
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高永年沒可適因失道爲敵所乘乃
班師詔責以稽違遂撓黜知汝州奪學士大抵傳行事多欺妄
故屢起屢償尋復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章惇之甥登進士歷司農主簿提舉京西
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惇屬蔡確徙提點開封縣鎮歷

遷京東河北轉運副使惇罷林希言其在陳與蘇轍友善兩女
皆嫁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哲宗以知陝州久之陞江淮發運
副使賀遼主登位還除太僕卿擢寶文閣待制知瀛與定州朝
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定懷檄不下爲條畫利害上請事遂
得免俄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爲人孝友敦睦以內行稱因
惇故獲免黨禍

張頴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
饑朝廷遣使安撫頴條獻十事活數萬人改知益陽境接梅山
溪峒多蠻獠出沒按禁地約束召蠻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
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頴方
居憂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死八九惇疾其說
欲分功啖之乃言頴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與



於此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頡言其無益朝廷從其議坐粹馬叅軍沈竦罷歸起直集賢院知齊與滄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獻議者言海南黎人陳被實五洞首領益盛強爲中國患宜有以撫納之命頡審處其事頡馳一使往呼之卽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蠻無他覓得是足矣久之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失宜罷知均州哲字立選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峻檢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逾年以實文閣待制移河北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徭反朝廷倚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部門暴卒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儼放宕常行山間見雙鯉戲溪水上

俛一老父指曰此龍也行且鬪君宜亟去行百步許大雷震電崖岸傾圮草木盡拔倉卒得濟人皆異之丁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政討湖南徭弼上謁政授之以兵使往襲大破之有功授陽朔主簿政討儂寇安撫海南辟參軍謀府罷調陽朔令攝興安移書說桂州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後李師中浚之因征安南以出餽餉大爲民利歷知賓容欽三州換崇儀使徙邕州初至經亂後井里蕩然人不聊生弼爲綏輯惠養忘其勞勩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納無犯邊者邕地故卑下大水至弼身先版輦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衝城得不壞人乏食爲發廩以振于內方舟以饋于外遠近感悅移知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薦轉辰州遷皇城使降北江彭師宴領忠州刺史郭遼南征加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

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遠帥官軍臨富良江交人納款欲班師恐爲所襲以計夜起賊覘知弼殿弗敢追乃申令帳下遲明結隊徐行以所得廣源峒爲順州留弼知州事進西上閣門使建枕椰爲縣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十死七八身亦染疫猶且莫能循軍士時其勞苦士莫不感泣思奮獲開謀不殺論以逆順縱之去故賊動息皆先知交人終弼任不敢犯轉東上閣門使卒生平能爲詩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家至貧不恤旣死妻猶僦室以居

路昌衡字持正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鞠陳世儒獄逮治苛峻遷右司員外郎歷遷工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坐治狂婦訴李清臣致之重辟責授司農少卿出知瀛州徙承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上言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主于天地不和人心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流殍妻子棄捐多不生還人心如此欲其無怨難矣徙南京留守入黨籍卒宣和九年贈龍圖閣學士

姚祐字伯受長興人第進士除夔州路運判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徽宗大悅留爲左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京師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事上率屬察舉稽違并殿最勤墮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追捕張懷素獲之踰歲以直學士知鄆州改秦州或請調熙河弓箭七從遷以省更戍祐謂人

情廣土重遷可以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
且請釋熙泰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
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遷工部尚書加龍
圖閣學士尹大名母喪服除進延康殿學士禮部尚書知太原
奉祠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文僖

許幾字先之貴溪人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二簿知南陵縣還
游民託僧尼爲姦巧者數百人擢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推官
進至將作監程工省費吏與匠不得容其私遷太僕卿戶部侍
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漁者窟穴盜賊幾籍十人爲
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爲人有吏幹善理財
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搖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貸知婺
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太原府以預張

商英裁損吏祿之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
夫卒

蒲自守君錫閩州人母任氏知書號任五經自自幼以開敏聞
中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二縣通判文州
議者欲開徑路直達陝西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泥
壘積石至文甚通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可爲
之通道乎議遂塞尋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
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自謂詔旨所以嘉惠元
元初不在增賦也有持田獻權貴而假中旨給賜者自又言宛
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毋得輒訴已百年矣且地
益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
在胡可易之朝廷是其議擢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遼隴寧四州

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權酷于蘆敘問曰言先朝念此地曩
漢雜居故弛其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
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第進士除廣州錄事參軍通鑑楊元積
暴山谷捕擊屢逸且不永爲盜節夫詰以數語即服將刑
語諸囚曰陶公長者雖死不憾知新會縣獄守亦名其材及
帥涇原辟爲府僚崇寧初除講議司檢校官職虞部員外郎遷
陝西運副徙知延安府頗黨附蔡京京言其指降羌有功加集
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淵爲阻惟一徑可入夏人
以爲金窟密粟其間憤爲宋有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
遮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歛兵退連擢
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諜告夏人已東節夫熟計必西趨
涇原急遣裨將耿端彥疾馳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
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夏欲款塞節夫拒弗納
放牧者執殺之自是積怒大入涇原圍平夏城寇鎮戎軍殺掠
數萬口檄責中朝任蔡京兄弟壞亂天下京怒必欲報之會王
厚已降官卽命節夫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建議今旣得
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
輿州巢穴淺露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
經制司罷且棄所城地節夫於是復求內郡歷知洪青秦三州
江寧太原二府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待制知永興軍
數月卒追復龍圖閣直學士羣盜李勉起遼州北平間河東
北騷動兩路帥與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節夫以

人以是多其功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登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三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舉深察其違戾而真諸罰又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密院蔡京喜而薦之命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相州通判提舉白波犂運提舉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至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許奏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飾以龍者吏常以重法伯宗祇坐不應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罷提舉崇福宮起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進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

司農丞監察御史承旨張誠一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禁卒餽徐禧公使物祖道皆疏論之改司封員外郎歷知汀泉福三州人爲戶吏二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西兵未可減徽宗責其論事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秘書少監再知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乘蔡京開邊欲邀富貴乃厚以金帛官爵誘黎洞王江蠻楊晟免等二十五峒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調兵鎮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王江爲懷遠軍頒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



言羈縻知地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開那州羅更從
皆內附請于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
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于木口南丹州莫公俊獨拒命
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
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直學
士名爲兵部尚書未行謀使張莊疏言海南一千里皆已
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欵化未得者纔十之一耳乃
復留任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割閩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
吏初徙城時祖道言黎人願伐木助役及是詔詰之不能對又
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界限朝廷受其弊地復瘴癘戍者十
亡五六所剄州縣旋踵亦罷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惟蔡京
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得趨
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大觀二年復名爲刑部尚書卒贈宣奉
大夫張商英爲相治其誕妄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相復
還之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過程鄰皆踵其規模拓地受賞禍端
咸起于此

張莊應天府人元豐三年登第歷提舉講議二司檢討官出提
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提點刑獄進
龍圖閣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
詔莊按覆相度授集賢殿修撰知融州代祖道知桂州奏安化
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
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口
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安沙譜四州七源等一十六州三
十三縣五十餘峒皆納土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莊進兼

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州界接平允從三州有惠恭皇后
族子王子武欲逼之因請復城元祐所棄渠陽軍上言湖北至
廣西由湖南則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弦耳因以利啗諸蠻
使納土立里城莊忌之且欲蠻多屬廣西以爲己功因誘復水
蠻石盛唐毀其烽表橋梁渠陽蠻酋楊惟聰請討之予武以聞
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未幾安化蠻納土莊建蠻將黃執往築
州城忱知蠻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談州別遣胡超儂
昌等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掩沒者數千人宇文粹中論諸人擅
興師旅起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柄臣招攬冒奏自謂綏
撫四夸之功自昔欺君無大于此乃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永州
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徙江寧復徽猷閣直學士歷
知涪州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旋復摧圮
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判官
命相度瀘戎諸部納土以建立純州勞加直秘閣歷遷運使知
晏州高公老妻乃宗女常出金玉酒器飲瀘戎十漏等心豔慕
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戎部且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
戎人咸怨漏遂與相結乘上元張燈襲破砦柵陷梅嶺堡掠公
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適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趣瀘州賊分
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與宗諒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
押潘虎誘殺羅始黨族首領五十人因而憤怒合漏等復攻樂
共城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
端于是益大詔發陝西義軍保甲等三萬人拜適瀘南招討使
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會于晏州思義州近而固適先遣

王育破之村岡諸落相繼而克因以積穀食士漏據大岡山山
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城樹柵穿阬掘阱通軍不能進間按
視其旁山崖壁特峭漏恃險無備適乃令巡檢神友直田祐恭
軍山下而適身當賊衝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素習山險遣于
深岩捕取生猱得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猱背乘夜登
崖顛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上茅竹盡焚官軍鼓譟彼柵適
麾兵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能抗赴火墮崖死者
不可計俘斬數千人上漏突圍走至輪多岡追獲之安州平降
諸夸落拓地二千里為建城若盡剽敵募人耕戰號曰勝兵詔
置沿邊安撫司除運副孫義叟為安撫使公老妻不辱而死詔
贈節義族姬加適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畧安撫使子永
裔賜上舍出身拜適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辭奉醴泉觀
祠六年轉延康殿學士知成德軍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
衆為盜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
上書請取全燕自效貫與王黼大喜許之適疏其不可言邊隙
一開禍將無已上乃斥還才書泊適徙熙州黼貫卒納才議燕
雲之禍竟起適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言銅重
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
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休奉嵩山崇福祠起知中山順昌應昌
三府金人舉兵召赴闕卒永裔試校書郎歷知眉州言者論適
欺罔遂放罷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祚至靈州遇敵
中矢拔鋌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
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遜走使巫被髮登岸為厭勝蘊射之

應弦而斃一軍歡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城儲懷寧順寧軍等六城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謀知其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村墜蘊頓兵長城嶺以待伺其困而擊之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陜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鄧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榮毅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登武選從事河東經略韓縝數試其材許以奇士遷府州大山軍巡檢盜蘇延福狡悍爲二邊患灌親梟其首遼人以爭賈胡曠泉水舉兵來犯灌迎高射之輒中或著崖石皆沒羽遼謂太師驚以爲神又爲河東將與夏人戰射皆徹甲洞胷出背疊貫後騎賊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

都監張康國薦于徽宗名問西北邊事灌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擢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障功轉引進使奏並塞三州水淺陸運費鉅沿邊麥方熟請以運費就糴詔報可安撫使忌之劾灌冒賞奪所遷官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田千頃隍人號廣利渠徙河州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上言漢金城隍中卽今西寧隍廓地歷唐故渠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以足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顧斬首五千級真拜廓州防禦使宣和初以救大將劉法熙帥劉仲武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遷同州觀察

使改兩浙都鈐轄貫北征檄統制兵馬彖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幹尚不所取景州解薊州圍召還管幹步軍司帝延遼使射灌一發破的上親酌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梁方平率禁旅守黎陽灌語白時中宜思善後遂命灌行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北制置副使內禪之日領兵入衛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時方平已南奔灌所領兵多募民充數望風而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欽宗哀悼有司坐以不守河津追削官秩紹興四年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子薊爲閣門宣贊舍人從灌與金人戰矢貫于臂與帳下韓綜雷彥興各手殺數人皆死之

吳革字義夫廷祚七世孫少喜談兵從澤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帥兵解遼州圍使粘罕軍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勁粘罕爲之少屈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革言于欽宗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符節諭陝西行至朱仙聞金兵犯京師復還請帝與上皇妃后及太子皆出幸秦蜀又欲令諸門同出兵牽制衝突首尾應援可一戰而勝金兵攻安上門填道度壕革言於守將使洩蔡河水灌之皆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革乃於啓聖院置振濟局募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多兩河驍悍之士陰勒習以軍法合所部已至數萬謀舉義金水門外先誅范瓊以三月八日起兵前期三日有班直甲士言邦昌以七日受冊革恥屈節異姓遽起事先殺其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七
妻子焚所居乃被甲上馬至成豐門瓊初詐與合謀已而從後襲殺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執之脅以從逆革大罵引頸受刀顏色不變麾下數百人與其子皆見殺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六 終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二

汪若海 王雲 兄 李植 韓公裔 李迥

曹勛 王衣 宇文虛中 子 林冲之 子 郁

滕茂實 崔縱 吳 王倫 孫 朱弁 張 魏行可 郭 元

宋汝為 李亘 凌 唐 佐 柳約 許忻 范如圭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幼器遠深沈有度恥世俗章句之學為文操筆立就蹈厲風發靖康初入太學以知兵擢高第勸上宜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上書樞密曹輔請立康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輔言于欽

宗用爲叅謀官遣如康王所首言神器久虛異姓僭竊願蚤定計圖惟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克帳前差使高宗卽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監登聞鼓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往見張浚極談天下事言天下大勢如常山蛇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遏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辟從行若海以親老辭尋以論軍食進執政出通判沅州又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李允文節制江夏軍馬擁衆數十萬跋扈不恭浚叅謀湯東野與若海故相得語曰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卽馳往諭以成敗逆順及朝廷威德辭旨明暢復陳三策以動之允文感悟卽舉軍東下又爲書招其徒張川與馬友皆解甲效順惟曹成疑貳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帳中以計得林軍印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遁復遣李宏書使刺成自歸宏度力不勝走長沙羣盜解散浚時屯江西若海率林衆歸之獻平寇策言當化盜賊以爲我用不可失英雄以爲國患宏後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忠復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成走廣復降湖湘遂安復若海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通判辰州三京復遣若海祇謁陵寢還遷承議郎通判順昌府劉錡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各善用兵願以偏師濟之必能成功朝廷從之尋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皋之役以勞轉朝散郎通判洪信二州秩滿叅湖北帥司遷知道州授直秘閣知江州高宗嘗書其名論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名俄丁內外艱死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庭堅謫於涪

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獻擢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運副宣和中辟童貫宣撫幕入爲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離不軍還傳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不以爲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太原陷名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命王及馮澥往未行事勢中變金人必欲進兵雲亦還中外震駭集百官議雲同言康王與幹離不結歡臣敢以百口保王將命除雲資政殿學士爲之副次磁州值王出謁嘉應神祠民洩道諫曰肅王已爲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以爲姦賊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由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

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上書告蔡京罪黜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舉於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妻以女靖康初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阻絕乃以植借補廵功郎使督四百艘餵百萬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康王方駐師鉅野聞植統衆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王大悅親賜之食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王三降手札獎諭卽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汪黃忌之出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湘陰縣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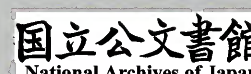
以撫摩爲急張浚督師薦其才遷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
孔彥舟未平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
兵誅馬友以功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秩滿除戶部員外郎丐
祠奉親寓居醴陵凡十九年檜死子諲於上前語及龍飛舊臣
起植戶部郎中入見高宗識之曰朕故人也母老願便養知在
陽軍居喪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服闋薦知瓊州時已老
改知徽州歷遷江淮荆湘提點坑冶鑄錢踰年金人敗盟朝廷
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畧授直敷文閣東西河北路計度轉運
使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初改江南東路兼知建康府上防
江十策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
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
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言帝嘉其言召爲太府卿

有疾丐免以中奉大夫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

家南嶽劉蒨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
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諡忠襄有臨淮集十卷胡銓爲
之序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黃州事汝工知

昌化軍

韓公子居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閣牋奏克
康王府內知客凡二十餘年恩寵優厚從王使金渡河論止將
官劉浩吳湛私鬪及王雲被殺隨王入州解王將還相州與公
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而至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張
邦昌遣王舅韋淵來獻傳國璽王怒淵稱僞官又恐邦昌不可
信將誅之公裔勸止具言天命有歸王遂受璽卽命公裔掌之
元祐皇后詔至將議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時前軍



已發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王亦宜於睢陽受命會天大雷電
眾恐不能行王夜半抗聲語公裔明日決如睢陽卽位累遷武
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巧去適帝幸維揚以爲
避事降三官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歷保康軍觀察使提
舉佑神觀太后還每置酒慈寧宮必召預宴會修玉隆元帥府
事多放佚秦檜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尋以公裔不肯附已銜
之與外祠帝眷注不衰復佑神觀祠賜第和寧門西歷陞華容
岳陽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榮恭官其親族八人公
裔律身素謹不植勢不市恩敢與潛善秦檜異亦足取者
李迨東平人徙居開封會祖參尚書左丞迨末寇入太學以蔭
調渤海縣尉遇縣團結民兵不闕坐作進退之節迨爲立賞罰
遂稱精練部刺史按闕薦迨遷濟州通判攝州事時大

元帥遇濟應辦年須無闕及勸進乘輿儀物未備迨請熟典故
裁定其制不日而辦卽位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
遇敵來犯迨盡取部籍載以行父喪起復直龍圖閣兼措置軍
前財用苗劉叛諸將勤王師所至食皆先具迨之力也事平同
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除權戶部侍郎紹興初歷遷兩浙轉運
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伯餘萬斛而民無怨苦以所運
者官舟所役者兵卒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
而公私困苦以所用之舟所役之夫大半取於民間民往往沉
舟以避其役乞委工部措置於溫明虔吉等處各置造船塲募
兵卒率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舊制詔從之尋
加徽猷閣直學士代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
茶事又陞直龍圖閣兼陝西等路買馬時朝廷旣失關陝迨請

合二處爲一名都大提舉茶馬司詔以每歲收支之數驛奏迨
乃考其本末具奏曰方劉晏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
權居其半今四川鹽酒所權歲入已一千九十一萬諸窠名錢
又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
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陝二年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通
計二百六十五萬石以紹興六年朝廷會計六萬八千四百四
十九人之數算之決無一年用盡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四
百軍兵五萬七千四十九官員之數比之軍兵約計六分之一
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卽是冗濫在官員不
在官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
此朝廷不可不知也又言今蜀人所甚苦羅買搬運二者羅買
不料敷則不能集事搬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

被其害如欲省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亦
可少寬民力兼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岷州就糴穀米各十餘
萬石得此三項可盡免川路糴買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
之良策也降詔獎諭俄與吳玠不合奉祠九年金人歸三京命
爲京畿都轉運使權東京留守孟庾潛逼北使使人怖迨曰北
人以兵至矣迨嘆曰吾家食祿三百年今荷重任萬死不足報
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哉果爾將極焉以死告者悚然退降
聖節庾失於行禮迨持之庾自劾訟于朝迨求罷落職與祠去
幾庾以京師降於金復迨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卒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直對開敏得幸由閣門宣
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勛恩補承信郎特命赴廷試賜甲科靖
康初授閣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太上北遷

過河十餘日。尚未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太上因出御衣。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行詣王。丁寧諭曰。但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乃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進。高宗持之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東京奉太上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凡九年不遷。紹興五年。以久次除江西兵馬副都監。改浙東。尋復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往報。及淮。兀朮遣勛還。遷忠州防禦使。命館伴金使蕭毅等未幾。落階官。以容州觀察使克全國報謝。副使語在太后。傳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稱。謝子金。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調府儀同三司。卒。贈少保。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爲大理評事。陞寺正。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希林靈素意捕逮下獄。內批有害風教。當竄流。衣據律自傷者杖力爭之。坐停官。予祠。尋起刑部員外郎。累遷大理少卿。韓世忠獻苗劉俘付大理獄。衣奏內婦女有雇買及鹵掠者。高宗矍然曰。朕慮不及此。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下大理。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邦昌。事瓊語塞。稱死罪。賜死。釋其親屬。將佐陞大理卿。帶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宮都監。自盜寶玉器玩。帝怒。亟令加誅。衣奏。向非球隱匿。則盡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乃寬之。先時百司愆戾。付寺劾者。至三問取伏狀。皆莫敢辨。衣奏。伏與辨。係二事。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系者聽辨。從之。詔同詳定一司。

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
權刑部侍郎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衣洞見事理質直和易持法
不阿趙令時薦之爲言者所格卒于家

宇文虛中字叔通華陽人登進士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
史編修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爲伐燕叅議官上書言女真持
卞莊兩圖之計引兵踰境恃其百戰百勝驕於虛囑不可以禮
義服言說誘今我以百年怠惰之兵當彼乘時新銳之勢拾恭
順之契丹延強悍之勅敵臣恐自此禍起未有息期王黼怒降
集英殿修撰又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未幾金人分道入
侵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至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奏宜先
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卽備禦之事可以責之
將帥卽命虛中草詔遷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趣姚古種

師道兵馬赴汴金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收斂爲一西路稍
通虛中遂馳歸姚平仲敗金復引兵逼城虛中縋而得入欽宗
欲遣使往金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赴
都亭驛見金使王芮旣至金營自己至申露坐風埃金兵注矢
露刃周匝圍繞久之乃卽軍中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見
所爲二太子者語不遜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
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事
迄再往請康王歸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言者劾其割
地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應詔復
大學士爲大金祈請使楊可輔副之遂留金與韓昉等俱掌詞
命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封河內郡公後因議和詔存恤其家賜
田十頃令其子師瑗悉送家屬于北師瑗已官轉運判官顯謨

閣待制至金遷學士承旨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所撰官殿榜署本皆美名忌者謗以爲謗由是媒藥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羅織所存圖書以爲反具遂與老幼百口同被焚死時有高士談字季然高瓊之後也出忻州司戶入金爲翰林直學士其家圖書尤多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淳熙間贈虛中開府儀同三司諡肅愍賜廟仁勇孝宗愍之立其族孫紹節爲後紹節字挺臣第進士補官州縣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至郡議修築古城剗造砦柵專爲固圉之計佞胄議用兵紹節貽以書謂公有復讐之志而無復讐之畧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非所敢知佞胄不樂名還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吳曦反倡言于朝曰今進攻不過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

損國威聞隨軍轉運安丙夙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曦果伏誅命權兵部尚書知江陵府歷華文寶文二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嘉定二年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辨安丙無異志言方誅曦時苟一推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爲宣撫乃有他耶願以百口保之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六年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卒上嗟悼爲改日朝享贈少師諡忠惠

林冲之字和叔莆田人登元符進士歷官金部郎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副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虛中受僞命亦脅冲之降冲之不爲動奮厲見於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又逼仕僞齊愈不屈再徙上京復

安置顯州極北沔寒之地。幽佛寺中十餘年。冲之以義。命自安。髡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義入地。一無所恨。但。國讐未復。抱此永終。南向一慟而絕。僧寔之。寺闕。洪皓還。以聞。詔與二子官寶慶三年。即所居立祠。寶祐中。給田百畝。使備祭享。子郁字襲休。登宣和進士。調福建茶司。以游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遂鼓譟。以爲亂。殺運使毛奎。判官曾仔。主簿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君不聽。官事聞。詔各與一子官。從子震字時勇。登崇寧進士。位至。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震字時隱。登政和進士。爲勅令所刪定。官以詆和議。挂冠出都門。權臣恚怒。追放。以死。前。人稱爲忠義林氏。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與崔縱俱登政和進士。靖康元年。茂實以工部員外假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人所留。時其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其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茂實知其意。乃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以奉使黃幡。裹之。授其友朔寧府司理董詵。以絕其意。聞欽宗將至。具冠幘。郊迎伏謁。拜瞻號泣。帝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金人再三好諭。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也。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哀號泣血。見者隨淚。請從舊主。俱行。不許。遂憂憤成疾。卒於雲中。詵自拔歸。除陝西轉運判官。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轉聞於朝。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諡忠節。崔縱字元矩。臨川人。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管幹審計司。時使金者。輒被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金

三。移書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久之。遇金大赦許南使。自陳聽還鄉。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逼以官爵。悲恨成疾。捥節而死。後洪皓等歸其骨。詔立第。延年爲後。又吳安國字鎮鄉。處州人。登進士。累遷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被拘留。欲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節不可奪。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王倫字正道。王旦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徑造御前。自言臣能彈壓。上喜。解所佩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恐無以服衆。上因取片紙書曰。王倫可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千人。傳旨撫定。既罷。宰相何杲以倫小人無功。僅補修職郎。斥去。不用。建炎初。應詔選。能使遠國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克大金。通問使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留不遣。

倫以金賂商人陳忠密告二帝所在。因令忠潛往黃龍府。通朝命。自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見倫等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有如日月。先大聖期以萬世惠顧。盟好豈意一旦舉兵以禍吾國。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復歸和好。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沉思良久曰。歸當達之。無何粘罕至。曰。此來遣使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昨思謀傳議和語。特侍郎自爲此言乎。倫曰。使事有指。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紹興二年秋。縱使歸報。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修撰。時方討豫和議。中格。三年。使克館伴。遇金使李永壽。王誦驕倨。倫與道雲中舊故。乃稍爲禮。七年。帝后訃音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

制假直學士克迎奉梓宮使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令傳語左副
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豫曷若見歸因附進太
后欽宗各黃金二百兩仍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
金帛遂奉詔以行至睢陽豫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
主面納會迓者至渡河至涿州見撻懶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
豫今日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肯大國是冬豫廢昌遣人詣
倫入燕見金主曹首謝廢豫次致使指竄密與羣臣定議命思
謀及太常少卿石慶偕倫還議事旣至入對言許還梓宮太后
及河南地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再遣使金副以監公佐申
問諱日期還梓宮令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旣至金主爲
設宴三日遣宣徽使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二
人驕倨肆嫚朝論多歸罪倫乃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
衆議汹汹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名倫責
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使至而後
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今中丞乃責倫如此檜
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若此不敢不
勉乃往見二使動以一二策通古恐遂引檜見於其館受書以
歸九年春賜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克迎梓
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至東京見兀朮割地界兀朮還燕密
言於金主曰撻懶宗磐二人陰結宋國謀割河南地金主殺之
乃命中山府拘倫至十月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悉無所
答以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
耶倫曰比土國以書來天下皆知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

特奉命通好耳。金主復責倫曰：汝曩留雲中，已無還期。貸歸曾無寸報，反離間我國君臣。耶竟遣公佐先歸，拘倫伺報。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未幾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凡居六載，兀朮等復取河南，益脅以威，欲降倫。倫拒之，至十四年，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使遂縊殺之。年六十一。事聞，贈通議大夫，諡愍節。孫柟，字汝良，孝宗閔倫死，官之調海門尉。值方信孺使金，還言事忤，柟得罪，欲再遣使近臣薦柟。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問柟：貴顯幾年矣？柟對曰：十餘年。平章國事纔二年耳。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能出文書云：柟雖持使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會已知柟，柟被誅。和議遂決，命柟持求函逆首牒歸命，副許奕爲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還，議以柟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擢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集英殿修撰，卒。贈寶章閣待制。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人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客遊汴洛間，地多故家，遺俗聞見日廣。靖康亂，家碎于賊。始南歸，高宗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遣書備言用兵講和利害。二年，金忽遣宇文虛中至館，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俾與正使王倫探策以決去留。弁曰：吾來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早成兩國之好。中四海之養於兩宮，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但使必有節，願留使印，俾弁得抱以死，則死且不朽。倫乃解以授弁，懷之臥。

起既而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以爲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忍北而臣之耶惟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弁忍饑待盡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或因或殺官乃受之本朝寧死誓不辱復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與後使洪皓等訣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因具酒食各被掠士夫飲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且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如曰此人臣常然諸君何戚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倫還具言之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弁又密疏粘罕等相繼死滅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復遣李

發等聞行歸報其後倫再使歸又上其奉送徽宗大行之文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語宰相張浚曰歸日當處以禁林會金使烏陵思謀石慶亦稱弁忠節賜黃金三十兩十三年和議成始得歸入見便殿謝曰人之所難得者時事之不可失者幾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形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彌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計虐民而不恤民以苟安爲太平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陛下既知幾與時於始願圖厥終秦檜惡所言有司校其考初補宣教郎直秘閣經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得奉議郎明年卒其爲

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升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闖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軌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由宣和上舍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應詔上疏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辭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翼日見撻懶命拜。又辭曰。監軍與邵爲南北

朝從臣。無相拜禮。且抵以書曰。兵不在強弱而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以帥臣謀國不臧。開隙啓端。是以大國能乘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與憲俱送。豫使用之。邵入見。長揖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邵于獄。憲遂降。久之怒其不屈。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言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而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和議成始得歸。除秘閣脩撰主

管佑神觀詹大方復論其奉使無成改奉崇道祠十九年以敷
文閣待制改太平興國祠起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
少師生平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寓金時人多從學性
喜佛書雖異域不廢議者以嘗與秦檜遇於維州檜忠節以
是少之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會孝忠孝會亦以出使歿金人
知爲邵子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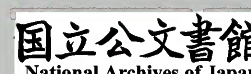
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二年與郭元邁俱以太學生應募補奉議
郎假朝奉大夫禮部侍郎克河北軍前通問使見金人于澶淵
金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嘗貽書金帥警以不戢
自焚之禍又言舉中原與劉豫何德黜趙氏何罪不若亟還趙
氏不聽紹興六年卒張邵歸入見奏前後使臣陳過庭司馬朴
及行可皆歿異域乞早頒卹典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元邁吳
人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亦不肯髡髮換官而卒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身長七尺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關門遇
金害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讐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
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杜時亮使
金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爲獨馳入其壁宗
弼怒縛之欲加誅汝爲無懼色曰死固不辭但銜命出疆願達
書以死宗弼顧不能屈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士也令往見
劉豫力拒不行瀕死已數四及見豫持呂頤浩書與之開陳禍
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然起立呼曰使人業已至此夫復
何言設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那昌乎即拘留汝爲
授以通直郎知曹州汝爲力拒之與先陷敵中李五凌唐佐李
儔結爲腹心每以幾密遺所善王現邵邦光歸報朝廷皆官之

紹興十三年亡歸陳恢復方畧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
功在乎投機累數千言禮部尚書蘇符爲達于朝換宣教郎添
差通判處州上憐其忠特轉通直郎久之金有告其漏洩機事
者大索不獲尋知其南歸言于秦檜將械送之汝爲乃徒步入
蜀變姓名爲趙復有楊企道者遇之見其疎眉秀目望之如神
仙驚曰此必奇士也教留之遂與定交假居僧舍汝爲做僮尚
氣節飲酒至斗餘不亂或歌或哭涕淚俱下蜀士史載之邵博
宇文亮臣李燾皆與相得其歡聞槍死喜曰朝廷除此巨蠹中
原恢復有日矣或勸理前事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
出志在爲國復讐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謬數奇軋于權
臣今老矣新進貴人誰知我者及病能自知死期預祭其先神
色無改趙沂魯關楊案經紀喪事其妻錢氏尚未知汝爲死詣

登聞鼓院進狀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于南强哀愬於朝特官
之有忠嘉集行世 亘字可大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登大觀
進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爲所獲劉豫使守大名密告于朝
陳豫可取狀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爲邏者所得
事泄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忠 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
進士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秘閣知應天府南京陷豫因使爲守
遣人持蠟書密疏豫虛實于朝呂頤浩過常州得其從孫憲授
保義郎閤門祇候俾持帛書往報行至睢陽事泄并捕唐佐及
其家害之李橫復穎昌言於朝詔贈徽猷閣待制 又有武顯
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謀挺身還朝不克而死
贈忠州刺史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上舍登第歷官宣議郎克廣親宅宗子博



張簡金
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名對論內外學政乞
罷到堂之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累遷太常少卿高宗卽位除
直龍圖閣知台州改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方杜克降金列郡
震恐約悉力捍禦境內安堵車駕將幸平江上書請糾合諸郡
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集英殿修撰名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
侍郎遇事感激盡言方值軍興經費無藝吏慢弗虔約獨謹賦
輸率先程督凡例外宜索執奏不進論吳升等罪未正非所以
勵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
所不敢言又以科需百出凡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一例均
敷請增諸路酒錢令提刑司椿管其半以備軍費皆從之使高
麗還將大川富路忌之以言罷奉太平觀祠復秘閣修撰金人
歸侵疆起知蔡州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約天

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已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
月卒贈四官

許忻拱州人登宣和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上疏極論和
議之非曰陛下以茲事重大特詔侍從臺諫各具見聞不知皆
以爲可乎或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
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徒以王倫繆悠
之說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屈已從之臣
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
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廟顯肅梓宮在遠母后淵
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使來邀所講之
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
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邪以振紀綱以修政事

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或者又謂
余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所聞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悖慢於前。
而遽恭順於後。此必奸言。惶惑令我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
已成。悔無及矣。疏入。不省。求外補。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
撫州。起知邵陽卒。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授武安軍
節度推官。有數人當死。如圭自其誤。帥曰。已嘗矣。如圭爭曰。柰
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耶。帥默然從之。歷官。被謫。兼史
館校勘。時行在草創。將虛秘書省。以處金使。如圭往見趙鼎。曰。
此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悚然改館。既而使至。悖傲
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讐辱。國旣
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以遺臭萬世。檜怒。未有以發。又因河南

地歸上言。九廟八陵。瞻望咫尺。當遣朝修之。使以寸心。神靈亦
萃民志。高宗泫然流涕。卽日命宗室士儂張燾行檜。以不先白
益怒之。如圭遂謁告奉祠。十餘歲。起通判邵州。改荆南。值寇亂。
後舊戶逃亡。畧盡。部使驟督積逋。二十餘萬。他負數十萬。如圭
悉奏蠲之。疏庸寢復。檜死。入對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
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俗不舉子。傷絕人理。請舉漢
胎養令。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以全活之。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
兵卒。不論獲之多寡。力之勤惰。槩賜衣廩。食小利。失大計。謀近
効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訪古助法。別
爲科條。兼正役法。庶農利修。而武備飭。遷直秘閣。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病請祠歸。以儲位未建。掇至和嘉
祐間。名臣奏章三十六篇。合爲一帙。囊封以獻。請編考羣言。仰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七
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對近臣亟稱其忠復起知泉州
南外宗官挾勢為暴役占禁兵如圭以法正之因大沮恨遂以
中旨罷祠餽舍邵武士夫高之學者多從質疑卒年五十九為
人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屯
田節目凡數千言未及上張浚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
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子念祖念德念茲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七 終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八

庶官 宋六之十三

王庶子之奇 劉子羽

趙開

陳規

李璆

孫道夫

陳橐

盧知原

弟法原

陳楠

仇念

張運

李浩

王希呂

辛棄疾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登崇寧進士知保定縣神師道薦通判懷
德軍契丹為女直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國家
與遼二百年結好今坐視其亡既不能救又利其土地他日基
禍必自此始不聽宣和七年為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金果
入寇李邦彥蔡攸名問計庶薦宿將無如師道且金人畏服宜

付以西兵使之入援彼不以爲然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命
庶副席益安撫京西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畧使兼知
延安累立戰功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移書宣諭
使謝亮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
仗節督諸路協同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庶謂其
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已先渡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
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不從金併兵攻陷延安庶
自劾失律罷居內艱適張浚富平敗歸思庶言可用詔起之庶
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爲後
圖浚不納版授叅議官紹興元年除知興元府兼利夔路制置
使時士卒單寡庶籍興洋三泉諸縣強壯兩下取一三丁取二
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
朝陞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改嘉州有讒於浚者劾以輕率傾
險落職奉祠二年復任叅謀官往巴州措置起知遂寧固辭除
湖北安撫使知鄂州過闕言興復大計都荆爲可荆左吳右蜀
前江後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此曹操所以畏關羽也上
異其言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又復直學士湖北經畧安撫使
七年召爲兵部侍郎入對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失在偏聽欲
速及輕爵賞是非邪正一不爲辨誠能法漢光武賞功罰罪其
誰不服因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卽日遷尚書謁月拜樞
密副使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遺書今歲若不出師
當納節請閒庶壯之還朝道其語并論金人變詐力詆秦檜卽
議乞誅金使蕭通古等言甚切至求免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勾龍如淵劾庶爲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奪職御史胡汝明復論

庶譏訕朝政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孝宗追復官職
謚敏節于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劉子羽字彥修幹長子宣和初爲幹主管浙東幕府機宜文字
以破睦賊功再遷衛尉丞從父守真定誓以必死金人不能拔
而去山是知名除直秘閣幹死免喪除秘閣修撰知池州高宗
召赴行在除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在江西
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甲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命張
俊以千兵甲而來若備他盜者因設酒食召浚及額光世赴
都堂議事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就廡下取黃紙趨前麾瓊下曰
有敕召將軍詣大理置對瓊愕視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
輿中簡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爾等固天子
自將之兵也皆應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浚以此

大奇其材除徽猷閣待制叅議川陝宣撫軍事開幕府秦州節
制五路規以五年而後出師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
所以分撓其勢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
吾寧不知顧今東南事勢方亟不得不爲是耳未幾富平失利
人情洶洶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
盛敵久欲入寇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今不堅
守而僻處夔峽與關陝聲援不聞進退失計師將何及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
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
前愆而贖後咎浚然其言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
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分兵守險塞敵知有備引
去明年復來攻浚移治開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

內外聲援會秦鳳金房二鎮皆饑鎮帥吳玠王彥皆願得子羽
守漢中浚承制拜爲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旣至通商輸粟
二鎮獲安除寶文閣直學士金人復犯金州彥失守退保石泉
子羽急移兵守饒風關馳告玠玠自鎮晝夜馳至列營拒守金
兵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關後全蜀大震
玠遽邀子羽去子羽固持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亦難之
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五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
而食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
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與子羽
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
仙人關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子羽築壁壘山上十六
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慷慨語曰今日將死於此諸將皆奮會
敵乏食引去子羽與玠合擊敗之于金牛鎮始還興元金人入
梁洋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敢南浚乃
止撒離喝遣人持書旗來招子羽斬之獨縱其一還寄語曰欲
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金寇再闕蜀爲必取計子羽
預徙梁洋公私之積敵無所掠餽餉不繼又腹背受攻死傷十
五六疫癘且作故亟遁去浚雖劔師卒能全蜀子羽之力居多
尋坐與浚俱罷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始爲裨將
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上疏訟子羽功請納節贖
罪得復元官聽自便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以集英
殿修撰知鄂州浚再視師荆襄川陝復以子羽權都督府叅議
軍事熊彥詩主管機宜文字同往撫諭川陝還言金人未可圖

引簡錄 卷一百六十八
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及浚劾罷劉光世欲以兵屬子羽子羽
固辭改知泉州會鄜瓊叛浚罷相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安置
漳州金人復入浚薦復元官知鎮江克沿江安撫使建議清野
徙淮東人於鎮江撫以恩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未幾議和
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進士盡室如京師買田剝氏
與四方賢俊遊調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慨然有通變揀弊
之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出知鄆陵七年除講議司
檢詳官成都路運判開善於心計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
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
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
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實數俾小民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

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
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權茶買
馬五害一增歲額馬兵四千多費衣糧二長吏不時歸貨徒給
空券募人怨恨必生邊患三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歲所借轉
運常平三司本錢不償一文四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配茶
戶坐是破產而官茶濫雜私販公行刑不能禁五承平時蜀茶
入秦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未免科
配州縣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
去邊患不生如謂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痛減額以蘇茶戶
輕立價以惠茶商朝廷是其言卽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使推行之於是大更茶馬之法並罷官買官賣參酌政和二年
東京都茶務所初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

易改成都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就場置市令交易者必由市
引與茶必相隨又舊例買馬及三千匹轉一官但以所買數推
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自今請以馬到京實收爲格或有道
斃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
踰二萬匹宣撫張浚素知開善理財承制令兼隨軍轉運使總
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民力盡矣備條多可加獨權貨猶存
贏餘而貪猾冒爲已有惟不恤怨管果斷而行爲救一時之
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先變酒法罷公使賣供給酒部督撰
買坊場置槽榷增釀其試官主之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
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又於秦川置錢引
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
當入官者用引拆納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
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旣流通民以爲便初通
行錢引兩料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
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最後又變鹽法置場賣引實視
大觀條約與茶法相類初變法時怨詈四起言者奏其不便乞
罷之以安遠民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
州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悉取辦於開奏
除徽猷閣待制加都轉運使開悉其知慮算無遺策雖支費不
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副使吳玠專治戰守一切以軍期趣辦故
與開異趣復與制置大使席益不和開乃抗疏言蜀中公私俱
困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因茶馬司奏計詣闕下
盡所欲言朝廷知其有隙詔赴行在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一月
乙酉復四川都轉運使卒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爲安樂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金人入寇。殺鎮海節度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府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連戰敗走之。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賊李孝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至城下。陽稱受招。規知其詐。亟爲備。夜果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抵濠上。求和。規出城交臂與語。折箭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陞秘閣修撰。加徽猷閣待制。德安復州。漢陽鎮撫使。賜三品服。時桑仲勦畧襄漢。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於朝。卽以明守郢。明後殺仲。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助以火牛。焚天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歷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尋以疾提舉太平觀。復起知德安。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至卽廣糴粟麥。實倉廩。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赴留守。過郡。規出迎。告以金兵且至。城中有粟數萬斛。約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飭守備。嚴斥堠。布置粗畢。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薄城。規躬擐甲胄。與錡督戰。用神臂弓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益養吾銳氣。錡然之。兀朮且至。規大饗將士。酒半。問策安出。諸將有欲全師歸者。規慷慨語曰。規已分一死。進退皆死。不如死忠也。錡叱諸將曰。麻公文人。乃爾。况汝曹耶。錡果大敗金兵。兀朮宵遁。語在錡傳。捷聞。詔褒諭之。遷樞密直

學士復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
規端毅寡言笑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為
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亂離夫
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
有威聲者惟規一人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以為惜有
攻守方畧傳于世乾道八年詔刻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立廟賜
謚賢守進封忠利侯後加封智勇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調陳州教授入為國子博士出
知房州時旣權官茶復強民輸舊額數百人被繫璆至卽釋之
廷議將取燕璆疏諫畧曰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自戰之
餘以是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輩尚無取贄其決者蓋識天
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矧今太平旣久民不識兵雖不得燕雲

何闕於治疏奏不省及燕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為郎
尋試中書舍人請寬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者封還宦官譚
稹復用詞頭又奏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河北無見糧軍士洶
洶凡十餘事忤大臣意罷歸紹興四年起除集英殿修撰知吉
州江西兵素剽悍相挺為亂璆始視事亟捕誅首謀撫循其餘
大布恩信境內安之遷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權四川安撫
制置使蜀城多圯壞璆至卽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年
堰久廢璆力謀修復下灌耆州田百萬頃遭歲饑發倉振活無
慮數十萬蜀人德之繪像祠于堰所卒有清溪集二十卷
孫道夫字太冲耆州丹稜人初貢辟雍坐收蘇文除籍再貢優
等張浚薦名對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
復以雪國恥得賜出身改左承奉郎疏陳漢中荆南形勢言今

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欲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天下孰能禦之。上嘉納。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中徽宗凶問至。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乃從水運。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徙知資州。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入境。州產綾官買率多虧。直道夫命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秦檜惡之。九年。不遷。入朝。奏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克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問檜之存亡。道夫隨事折之。使還。真拜禮部侍郎。兼侍講。每進對。輒言武事。宰相沈該忌其引川張浚。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居官愛民。不可干以私俸。給多置書籍。人稱其博。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上舍登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黃巖三邑。易新昌令。皆以愷悌稱。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召對。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出為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連劾墨吏十餘。有望風解綬去者。移知台州。民懷舊愛。闔境歡迎。不數月。政化大行。母喪。邦人巷哭。數千人。走行在請起。橐詔褒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敕所在賜錢三十萬。力辭。上語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召為司勳員外。累遷權刑部侍郎。秦檜主和議。橐再疏爭之。甚力。檜憾之。因力請外。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金人渝盟。穎已不守。

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州屢中寇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
弊政以恩先之民莫悅服留鎮三年蕃商餽遺一不入私室初
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寇盜稍戢會彬寇略科犯廣西詔遣
京悉兵往討橐奏廣西安則廣東危留不遣檜疑橐爲京地坐
稽留軍務降秩知婺州乞致仕從之卒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
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潔廉不受餽謝事十三
年僑寓剡中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
世會稽人物以橐繼杜祁公之後云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
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招補兵籍築城百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
出無藝知原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
運副過闕賜三品服至則悉意經理革吏卒因緣爲姦綱運獨

先諸道上京師尋除直秘閣爲江淮荆浙發運使陞秘閣修撰
提舉河北以言者褫職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溫州遇葉濃陷
建州楊勅陷處州益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
由海道轉粟及金繪十餘萬至台州名見獎勞擢右文殿修撰
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
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倅爲叅謀改徽猷閣待
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論罷以舊職奉祠卒 弟法原字立之
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
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集入官者品秩次第總爲一書功過殿
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黼移怒罷爲顯謨閣待制提舉洞霄宮
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起爲龍圖閣學士知夔州克川陝等路宣
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兄弟皆以才稱帝並用之金人攻關輔

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會
經制王燧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協力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克
斥秦隴叛兵屢窺蜀境法原極意撫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
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上倚重之後爲吳玠所訟憂恚
而卒

陳桷字季壬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兵曹參
軍累遷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刑獄福州調發防秋
兵以資糧不足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桷入亂兵中諭以
禍福賊氣沮仍調遣行在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尋
以疾乞祠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陞郎中抗言今言事者
當專講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敵國不當如平時以細故勤聖
慮也又言刺史縣令未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又陳

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改兩
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
定爲差等重侈靡之禁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召爲太常少卿奏
請祫祭復用大半俄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閣桷
等議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上之
時相以爲太重詔罷奉太平觀祠起知襄陽府克京西南路安
撫使郡當兵燹民物凋瘵桷疏乞重行蠲減金房兵叛遣將平
之而後聞漢水決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堤岸賴以無虞以
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改知廣州克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未至
而卒年六十四桷寬洪醞籍恬於榮利以誠接物嘗秦檜用事
以永嘉爲寓里士莫不攀附躡登顯要桷獨不肯附檜晚復議
禮不阿其節有足稱者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女楫

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仇忞字泰然益都人天性至孝登大觀進士授邠州司法獻獄
詳怨多所全活遷鄧城令秩滿耆幼遮泣不得行再徙武陽屬
方調兵燕山忞先期趣備申嚴約束士卒無擾已而運餉于涿
值大軍潰多委以資敵獨忞開關營護無一棄火調高密縣攝
縣事俗尚器訟決如流事無淹多民懷餅餌以俟有禁猾吏
楊益魯持爲姦忞論罪黜之一縣憚服再攝司錄邑氓邀留若
母喪盡禮制使文彥博薦起復不就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
員外郎仕者遇亂訴稱亡失告牒真偽錯亂忞親爲考覈有可
據悉責保識聞上行之歷遷汾州制置使明卒爲變坐削兩官
主管太平觀久之起知廬州金合劉麟兵入民情洶懼統制張
琦冀乘危爲亂擁甲士數千突入州欲脅忞出左右驚潰迫之
上馬忞堅不爲動徐謂曰吾職守土當以死殉寇未至而逃人
何賴焉琦等錯愕遽散人心以安遣其子自間道告急撫司移
文令焚積聚棄城退保忞力陳不可誓以死守曰若果委城使
敵遂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大事去矣尋以援師不至監押閩
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計無以克賞忞悉引將士班坐
勞以酒食衆皆感勵卒全數州之命益募廬壽兵加以鄉丁出
奇直禱壽春敵三戰皆北遂復壽春俘賊甚衆獲旗械焚糧船
降渤海首領二人屬天寒敵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以功加
徽猷閣待制復以策說張浚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糧置若以
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賊當不戰而退繼以
大軍尾擊茂不濟矣浚不能用尋詔詣闕軍民皆號送改知明
州以桎強獎善爲理尤懲吏賂雖一錢不貸豪猾斂迹州惟兵

煨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
死徙帝面名褒諭以峒獠未息進直學士湖南安撫使禁盜鑄
錢者趣使爲農平物價通商賈數月轉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
運使金人歸侵疆恣力言詭計不可測忤秦檜意落職以左朝
奉鄜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未行金果復陷
所歸郡邑廼復待制再知明州改平江以言罷奉祠積官至左
朝奉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通議大夫余端方挺特自入官
訖通顯無所附麗范宗尹爲鄧城邑子初以文謁語其父曰公
輔器也後入相未嘗私覬嘗欲薦明州一幕官問以日費幾何
答言十口之家川度二千念驚曰吾爲郡守計日費不及此僚
一倍安得不貪遂止不薦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唐宰相文瓘後父貫右二通直郎累贈大中

大夫運太學登第官藍山丞藍山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
安之臨武寇與獠合大肆剽掠運親帥兵擒之遷攸縣尉劇賊
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賊平改新淦丞
攝縣事紹興中縣新被兵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敝
除而民定權鼎州通判岳飛方擊楊么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
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
以張其勢賊宵潰又檄討澧賊雷德進運率都統梁吉等以兵
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之移貳濡須伯大將駐兵以拒金人
給餉未嘗乏歲餘以親老還寓鄱陽內外艱起復知桂陽監境
內稱治言於部使者奏陞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
令有功德者衛颯唐美等七人於學刻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
書散之民間使知修德務本除知達州方大早入境而雨奏除

張簡錄 卷一百六十八
病民五事名爲度支郎中請以臨安樓店務錢十萬歸省額鬻
戶部所儲三佛齊香藥分送江浙荆湖漕司以糴軍餉及陳請
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施行恭樞密
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
禁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相錯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
免誤犯之罪拜刑部侍郎上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前洗
諸申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激原不以陰
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鉞數施非
所以示遠詔皆從之兼權戶部侍郎請廣儲蓄興鼓鑄修屯田
練鄉兵時久雨傷蠶麥詔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
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
視吾自治之善不善會金人渝盟運特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
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力贊決之又上疏乞降
敕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
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之間以爲內固以圖進取
俄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駕還請外授集英殿
修撰知太平當兵饑疾癘之餘勞徠安輯嚴斥堠堅守備理財
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初請老以敷文閣待
制奉太平祠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加
贈開府儀同三司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少力學爲文辭及壯沉潛義
理紹興登進士歷官光祿寺丞朝士方懲秦檜閉塞言路多務
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相繼言事
陳無逸之戒論罷權倖楊存中等太學生爲五賢詩美之請祠

主管台州崇道觀孝宗卽位召爲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與湯
思退素厚御史尹穉欲引之共擠張浚因薦浩及對引仁宗用
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同心協濟故事乞戒諭宰相思退穉皆
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王愛重之旣進講
叅以時政裨益弘多浙河水災因疏論近臣宰執惟務奉行上
旨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乞外知台州有
中禁軍五百謀作亂浩推其爲首四人繫之迄以無事除直
秘閣並海有宿寇久未獲募其徒自縛贖罪桀黠就擒里豪鄭
憲以貲事權貴囊橐爲姦事覺死權貴人陰王之令憲家訟
寃且誣浩以買妾事叅政劉琪奏白其誣浩始得安尋除司農
少卿時董和糴者賤市濕惡隱刻官錢浩發其姦狀下有司窮
竟上嘉其剛正擢爲大理卿接伴金使還奏兩淮可耕之田盡
爲廢地乞條畫營屯以圖恢復根本又言願戒將吏嚴備禦無
緩功日與大臣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嘉納
其言議遣泛使浩以爲不可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
西安撫使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通之民賴
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爲患浩遣單使諭以
禍福引赦自新卽聽約束召還入對論俗之不美者八除權吏
部侍郎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爲執政
所忌喉諫議姚憲論罷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十年起爲秘
閣修撰夔路安撫使思州守田氏與姪不協將起兵相攻浩遣
官賚檄勸解二人感悟釋憾邊得以寧未幾以疾奉祠卒年六
十一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不以利害動心平居未嘗假
人以辭色爲郡尤潔已自廣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奉養悉如布

衣時士論高之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寓居嘉興登乾道進士名試授秘書正
字除右正言與侍御史李衡交劾張說悞恩言甚切至上怒欲
起希呂挽御衣前畢其說上疑其朋黨邀名令責遠小監當既
而改授宮觀希呂恬不爲悔直聲聞遠邇擢知廬州淳熙二年
除吏部員外郎尋轉起居郎准右擇帥令兼安撫使修葺城守
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除中
書舍人給事中轉兵吏二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治
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資剛勁遇利害無所回
護惟是之從佐漕江西時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有幕官改窳
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薦之性廉潔去官至無屋可居
寓居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始
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亮
死山東豪傑並起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以棄疾爲掌書記勸
京決策南向紹興三十二年京遣將賈端與棄疾奉表來歸高
宗召見授承務郎卽以京知東平府節度使如故會張安國卽
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歸朝不期
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徑趨金營
卽衆中縛安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于市差
簽判江陰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孝宗召對延和殿
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特論劾面不爲迎合作九議
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
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主簿出知滁州滁方罹

兵燹井邑凋殘棄疾爲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朔奠
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叅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入相薦
其慷慨有大畧名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
政有功加秘閣修撰歷遷大理少卿湖北湖南運副疏陳比年
以來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嗣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
殺掠吏民至煩大兵剪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之殘害
民物者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爲急吏之剝下奉土者縣不
暇問田野之民始階於聚歛中苦於科率及其終也豪民兼弁
盜賊剽奪相因而起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
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
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有詔獎諭擢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風俗頑悍草竊間作棄疾乃

抗疏曰湖南軍政久敝良由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置
人利於優閒窠坐苟圖衣食兼以武備空虛教閱廢弛逃亡不
追冒名不舉平居則姦民無忌緩急則卒伍不堪乞依廣東權
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專聽帥
臣節制調度度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卽委以規畫廼
度馬殷故壘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馬軍五百戰馬鐵甲皆備
樞府有不悅者數沮撓之指爲橫歛上爲降御前金字牌令日
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益督監者如期落成時秋霖造瓦不及
令自官舍神祠外一應居民家取瓦二片不三日皆具軍成雄
鎮一方繪圖繳進上始釋然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兼江西
安撫使值歲饑始至榜通衢以閉糶者配糶糶者斬已乃盡出
公家官錢銀器令士民各舉有幹實者責領運糶不取子錢期

終月至城下連櫓而進米直自減民賴以濟信守謝源明乞米
採助棄疾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之帝聞嘉獎進秩俄以言罷紹
熙二年起福建安撫提刑名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閩中土
狹民稠歲儉倚糴于廣及是連稔未期歲積籩至五十萬緡榜
日備安庫又欲造犒鎧格強壯補軍額嚴訓練以備盜賊事未
行臺臣王簡劾之遂丐祠歸久乃起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寧
宗名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差知鎮江賜金帶坐繆舉降朝
散大夫進寶文閣待制知江陵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樞密
院都承旨未受命而卒特贈四官棄疾性豪爽尚氣節識拔英
俊所交多海內名士嘗跋思陵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
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功
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大埋同僚吳交如廉
介士也死無棺歛棄疾厚賻之言于執政詔賜銀絹白以稼名
軒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
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
不作矣有稼軒集行世雅善長短歌悲壯激烈嘗遊武夷賦九
曲權歌朱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熹歿爲文往哭
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謝枋得過其墓舍有疾聲大呼
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
文成而聲始息因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文烈而難故息因歸于博賦也少調翰忠
其不亦皆暮年三苑不辭林特乘機升文且且發之
滌埃大爭制武新入夫如欲開極其特錄其命亦楚繼大平
山雖難米魚昔京山嶺斷夙與齊齊其德盛矣為文亦哭
不亦父亦神集行世辭善其誠難悲其氣然皆義苑美類其
無甚富其貧之舉南衣矣末亦以謙謙而菲其德與貧富
神階人亦亦世當以代田為武北衣養少之具不來然人豈以
介士也派無諫煥稟爽軋之旨于將短情顯驗辭自以辭各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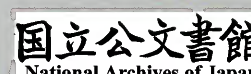
周淙 莫濛 張孝祥 王阮 王質

陳居仁父齊子卓李椿 危稹弟和劉穎 李繫 陳咸

劉甲 湯輔 湯壽 宋德之 薛叔似

沈作賓 徐邦憲 商飛卿 方信孺 范應鈔

周淙字彥廣長興人父需起家進士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
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為郎歷官建康通判紹興三十年金亮
傾國犯邊命淙守滁陽未赴徙濠梁時淮楚屢經殘蹂民多流
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民置砦自衛者為立約束結保伍賴



以全活不可勝計孝宗時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
扶老携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午酒至者處以室
廬人懷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深加欽歎約有惡相與
俱死入朝悉陳其狀上嘉之進直徽猷閣又以軍帥揚會宣諭
錢端禮薦進直顯謨閣時方勸民植桑柘開屯田御札屢下專
以屬淙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
府條上禁止十五事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
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事上嘉納降詔獎諭賜金帶躡蹠
既久居民日增河流淤隘舟楫病之疏請開浚工畢除祕閣脩
撰又進右文殿奉江州太平廟以歸起除敷文閣待制知寧國
府移守婺州奉祠告老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
縣男

莫濛字子濛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舉明法科官至大理評
事市舶張子華賄秦熈鄭時中事敗命濛往鞫卒正其罪還遷
寺正吏部火連坐數百人濛察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
目以踪跡之遂得其貨黃州倅擒五十餘盜訊日咸稱冤濛令
悉去桎梏引至庭備詢竊發之由鬪敵之所遠近日果皆牴牾
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倅坐免官由是知名上語輔臣俾理
金穀特除戶部員外郎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多方括責言
者論其丈量失實徵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
知金人掄盟慮乏戰艦力爲辦集敵犯境民賴以全除淮南轉
運判官會迫軍興以濛之官遲緩坐罷宣諭使在浚薦復湖北
運判官未幾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規度脩城分
授諸將各刻姓名堯堯間激賞隨之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

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勅命官權知臨安府假工部尚書爲金
賀正使還除臨安少尹歷刑工二部侍郎以言罷起知鄂州卒
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少聰慧讀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
數千言年十六冠舉進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策問師友淵源秦
垓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否考官湯思退定垓
爲首孝祥冠次之高宗讀垓策皆檜語而孝祥詞翰俱美擢第
一曹泳請婚不答授水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秦檜素憾
胡寅而孝祥父祁雅與寅厚檜言者誣祁有反謀繫獄會檜
死魏良臣密奏得釋遂以孝祥爲祕書正字初對首請總覽權
綱以盡更化之美諸官吏希意文致觀望及有司鍛鍊成罪者
乞卽改正又言檜作身政記亦如王安石日錄專用已意乞取

已脩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詔皆從之遷校書郎芝
生太廟孝祥獻文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生仁英二宗之望
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尋遷禮部員外郎權起居舍人思退素
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館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及澈爲中丞
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遂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起知撫州年
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脩
撰知平江府遇事繁劇剖決無滯屬金海大姓誨盜爲姦利孝
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
薦之名赴行在孝祥故出思退之門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入對
面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自靖康以來惟和
戰兩言遺禍無窮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
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學

士院兼督府叅贊軍事領建康留守以言改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全再犯邊孝祥言金人之意不過要盟坐落職復以集賢殿脩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言者劾罷之又起知潭州政事簡易而能濟之以威在任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置萬盈倉以儲諸漕所運有病請祠上惜其用未盡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議者惜其出入浚與思退之門兩持和戰之說卒無定論以是少之

王阮字南卿父彥博靖康勤王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張栻栻令往見朱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進士廷試對策大畧謂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昔上皇遵養時晦

駐蹕臨安已三十年今主上親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尙不知

東南王氣攸鍾而惟安常習故是猶富人匣金以守臣恐半夜之或失也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爲人傑調都昌主簿有廉聲移永州教授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脩种世衡射法自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任金不敢犯改知撫州韓侂胄聞其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阮不荅私語所親曰吾聞公卿當擇士士亦當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排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吾肯出其門哉陛下對舉拂衣出關侂胄大怒予祠阮遂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文如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流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著論五十篇

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登進士應宣諭汪澈都督張浚辟
為屬未幾除太學正上疏孝宗言論相不定戰守不一自陛下
卽位以來慨然奮起欲乘時有為在廷陳康伯葉義問汪澈皆
不滿陛下意相繼罷逐獨康伯徘徊於進退之間乃決意用史
浩未幾浩罷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今獨任湯思退且數
月矣臣度其終亦且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在上
之志為之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
戰不驗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而思退復持陛下以和不知陛
下亦嘗深察此三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述
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
何至分而不合由陛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金弱且亡而
吾兵甚振則勃然有勤燕然之志或告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
來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吾不可進金不可入又蹇然有
指鴻溝之意若使臣為陛下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
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虞允文宣撫
川陝辟與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妥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
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為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脩
允文當國極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將除右正言為
中貴用事者所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
意祿仕卒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人父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為汾州
教授佐守臣張克戡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曾袞壘警曉降
之入為監察御史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力言多
殺非聖事苟從者悉寬宥之終太府少卿居仁以蔭授鉛山

尉登進士移永豐令入監行在贍軍酒庫與范成大同充高宗
聖政檢討官俄辟魏杞幕下轉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虞
允文召與論兵言有定力乃可以立事徒爲大言終必無成雖
幸成亦旋敗允文敬服之徙宗正簿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孝
宗不懌謂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
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
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歷遷祕書丞又論陛下獎進武臣得
文武並用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使依輕躁之徒
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薦李燾莫濟明習典故
數日召之請外知徽州政事爲天下第一常言天子節經費以
惠貧瘠恨吏不能推廣聖德乃植二表于庭有輪納中度而遭
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輸稅者恆裹贏以歸
鄰州有訟多乞就決秩滿邦人挽留除戶部右曹郎官歷朝議
大夫兼權度支入對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申加戒飭有
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時歸正人過于僂屋而遇戰
士反輕居仁奏此曹出萬死乞相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
生圖報之心帝然之會大閱白石命衣糧全給三軍權呼休舞
以早求言居仁疏奏乞命公卿務行寬大詔大臣博議絕浮費
汰冗兵計富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又言今之
恩惠大率不及小民名爲寬恤實以惠頑民名爲赦宥罪實
以逞姦尤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放四等戶一半從之假吏
部尚書使金遠遷起居耶兼詳定敕令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
封駁無所避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從之上言
君人之道貴在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勿親細故

而忽遠猷事末節而怒大體詰且下詔令滿中書之務俄權直
學士院時以乏入嘗獨當內外制不見其難久之以梁英殿脩
撰出知鄂州築長隄杆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進煥章閣
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粟平價池浦負代輸崎零蘭稅奸民告
糶殺人會赦免居仁恐復出為惡竟誅之推官柳某死貧不得
歸衣食其子擇師教之移鎮江歲旱粟乏出錢糶錢十四萬
給兵食悉心區畫存活以數萬計加官人等制知福州部分
牙兵遮擊嘯聚機民治宗室之暴橫申禁之舊禁再進華文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宰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
遠處已應物一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立祠祀
之嘗親視按牘有誣枉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退而疏其冤
狀帝語宰相居仁精審尙復何疑人才如此何久為郎耶然不
肯事權貴父嘗與秦檜善檜相居仁終不自通魏杞柄國食貧
需次未嘗求進有奏議制藁詩文行世子卓字立道登紹熙
進士歷官知江州移寧國府召為知制誥管草李全禡爵制淮
人流涕太廟災降罪已詔京師感動官至簽書樞密院事丐祠
還里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六平生不營產業以贄書所酬
金築世綸堂沒不能葬丞相吳潛貽書制使以助諡清敏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父升進士靖康之難升翼其父與長
子俱死椿年十五藁殯佛寺深窻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備嘗
艱苦竭力致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以父蔭補廸功郎
歷官寧國軍推官吏才強敏為人所稱辟張浚制司準備差遣
浚常以自隨往來淮甸緩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
若險要周密精審椿助為多浚嘗嘆實才之難俸對曰不可

誣天下無人惟不惡逆耳而甘遂志庶其肯來耳隆興元年奏
言復讐伐敵天下大議今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儲
備不豐將多非才兵冗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
而師出果無功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亟勸之去明年浚
出視師復申前說言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
浚心是之猶豫未決未幾果罷名監登聞鼓院在朝遇事敢言
權倖不便求通判廉州以歸改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墾
土大闢移廣西提刑釋疑獄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
毋市南物復移湖北漕司歲侵不過糴米價自減每行部必前
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為籍名除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
孝宗是其說改之轉樞密檢詳移在司南丹州莫侂表求市馬
宜州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當時遷之豈無意哉今
莫氏方橫奈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說怒復請外除直龍圖
閣湖南運副奏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損民
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嘆曰大農見米僅支一二
月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為一年之蓄兼知臨安轉
對言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
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
守順而事陛下者執政不悅出知婺州久之入為吏部侍郎極
言閣寺之盛舉靖康明受鑒戒乞嚴禁朝臣與兵將官交通上
為感額因納疏袖中而入以病請祠賜尙方珍劑除集英殿脩
撰知寧國改太平既至均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
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未幾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寇之餘椿重厚可倚命以顯謨閣待

制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
稅法人以爲便歲旱發廩勸糴蠲租發糶活數萬人議者言新
置飛虎軍非便椿謂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徭二十年
間大盜三起何可一日無軍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告歸進敷文
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生平嶷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惡
佛老邪說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奸
不詭時譽人並難之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舉進士洪邁得其文爲之賞激擢
第孝宗易今名調南康教授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獎偕遊
廬山相與唱酬父喪服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母憂復起
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論太學博士諸王宮教授上
言官雖以教名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
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論建教養之規遷祕書郎兼
皇弟吳益王府教授遷屯田員外入對首論叙復軍功之賞以
立大信故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
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于守是歲春至
夏不雨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苦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
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于汧格軍賞放散死士皆
足以召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務以安靖憂國者恆欲振
厲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
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
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奏報不
速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朝議趨之坐賦詩送柴
中行去國迓宰相出知湖州復以通書徐僑論罷提舉于秋鴻

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親棧寄僧舍種為營義塚二約其
 責限官為葬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刻石以識作龍江書院於溪
 山勝處據臨漳臺既成橫經白講以勸其入益令向學劾去
 縣令以賄聞者籍其財還之于民郡有訟無名錢悉疏罷
 之常平使言其專不辯請歸久之提舉之職歸其弟及七
 人為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至孝父以廢損已算益親年父
 果愈真德秀嘗舉代已沒又為銘其墓所著有異齋集諸經講
 義集解漢魏晉唐詩文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曰藥山第和
 字祥仲開禧元年進士為上元主簿大興祠宇祀程顯真德秀
 為記之知德興振荒有惠政著蟾塘文集行世
 劉頴字公質衢州西安人登進士調溧陽簿會索民租未入者
 頴以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留守張浚喜之即行奏
 免由是知名遣其子棻與游擢全州教授遷 鈔山外艱再知

常熟簽判潭州王佐為賦自負材能盛氣以臨僚吏頴約以中
 道佐多為之屈陳峒反藉頴計策擒賊上功名監進奏院進六
 常寺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
 吳松江水禁民侵築咸賴其利就遷提刑以洗舟澤物為任間
 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尋被劾罷除江西運判德化縣民逃
 徙田租無出頴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有願耕者第減之上供
 不歉而逃田盡復陞直祕閣淮東運副大水敗楚州城軍帥劉
 超欲移築頴言城雖圯尚可脩築何忍損民百萬緡為一人幸
 賞之地奏入從之轉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舊以額鈔抵賞
 陰耗餉計二十年來無知此弊者頴究覈得之以所賣數論賞
 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為釀利頗



贏餘其後積歲反佐以大軍錢邀糴江淮如負販狀大失王人之體穎奏罷之內府歲輸限迫每移供軍錢以應穎為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那移之患遂息尋除宗正少卿累遷華文閣出知泉州嘉定改元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乎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為今復棄置人損盛德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寧宗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元祐崇觀之事可鑒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其言皆切中時病後徒靡節十餘年有以滄速訊之笑曰從吾好也與韓侂胄有舊恐其浼已輒謝絕之每語趙汝愚曰寄謝余叅政幸善待朝廷人才後端禮繼汝愚為相善類多所全佑蓋穎之助也

李繫字清叔崇慶普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以振擢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嘗匹馬行阡陌問訪求民瘼有老嫗言劔外和糴獨多民所以饑繫奏免之民大悅俄除倉部員外升郎中總領四州財賦軍馬錢糧淳熙三年廷臣又言四川諸州歲市軍糧名為和糴實類科糴詔與制使范成大相度以聞繫奏所糴六十萬石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貴賤隨時不使虧價出納公平勿務取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訖如其議遠邇謹趨民既樂與官為市始知有生之樂會關外麥熟倍於常年歲又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力農畝梁洋間繪像祠之成大驛疏以聞詔荅曰免和糴一年所致和氣若此

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繫守太府少卿在職三年前後奏疏
十有三上利民十一事降詔難問者八成大名見上又問糴事
可久行否奏言李繫以身任此臣敢以身保繫孝宗大悅繫又
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方當向川適有疾卒上甚
悼之詔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恩澤前此所未有也生平講學臨
政皆有源委初辛眉山校成都漕試發策以武宣之明不能銷
大臣操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
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怨後乃謬奏軍食濫惡繫絀其樣以
進遂不問踰三十年曦叛安丙服其先見每語人曰吾等焦頭
爛額耳孰有知微識遠如李公者乎所著書十八種爲桃溪集
一百卷

陳咸字逢儒臺諫升卿子世後叔父巨卿登淳熙進士調內江

尉吏受賄賦民不均咸白部使下令聽民自陳委咸均之擢知
南充運使安節辟主管文字歲旱有司免下戶兩稅節恐虧漕
計咸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
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力爲裁
損民病歲收激賞權輸絹錢白於節奏減其數擢知資州大脩
學宮政以最聞久旱發粟以賑明年兩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
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
遂決改知普州開禧用兵宣撫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
首論蜀兵不可轉動勸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
視險要以夾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猜嫌捐金帛募死士
以明問探出虛構奇之策審於密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
松不能用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吏不以關白咸憂之復說

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緩急爲用據險阨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又不能用遷利路運刳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曦以威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不往遂之利州方抵城僞都運徐景莘已挾兵入若臺治咸欲結主管文字王釜福艾二人誅景莘既而釜乘官歸謀遂沮語家子欽口咸義當擊賊恨無兵權李道傳問計安山咸曰事極不過一死必不爲蜀累也乃削髮披緇而出景莘遣兵拘咸於岸曦聞怒甚吳覲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救得免歸曦誅上表自劾丙與楊輔皆勉其出宣諭使吳獵亦表其節詔進咸二秩咸以卮贈所生父母丙尋奏以咸總蜀賦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汰弱兵二萬餘奏覈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權截四路上供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皆不預焉劔外民久苦役丙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民憚行訴乞計直輸錢至十五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納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二司增刳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兌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忽淺導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謂無益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名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諡勤節

劉甲字師文宰相擊之後父著爲成都潛幕葬龍游因家焉甲

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登淳熙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樞密院檢詳文字兼國史實錄院使金至燕山伴宴名犯仁廟嫌諱力辭宴日復辭宣仁后忌還除司農少卿故太常權工部侍郎同脩撰尋以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因憂時高保融遺址分江流瀆之以爲北海凌築甌四十里如廣州又移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未至鎮吳曦友謀圖害金以散關程松謀遁遠以便宜檄甲兼洛邊制置甲嘗與金同官乞下兩宜撫司協力扞禦曦遣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之文遣弟旻邀相見甲援大義叱而去之募二兵持帛書遺叅政李壁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乞骸骨朝廷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日可瓦解矣曦僭位韓侂胄猶不之信壁補帛書進上覽之舉朝震駭二兵皆補官卽命總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

詔諭諸軍爲入蜀計復以帛書賜甲名赴行在不允致仕亦行至重慶聞已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會安丙謀除楊巨源軍情叵測乃以密劄除甲宣撫使未幾金自鶴嶺關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知有備引去侂胄誅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自楊輔名歸西邊諸事及人才可用者朝論多取決於甲聞彭輅與丙不協乃以書問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爲過甚先是紹興中蜀軍無見糧餉爲科糴總領李夔以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自此始有其名後李昌圖總計奏令金梁守倅收糴而勸糴亦罷及是乞下總所照夔成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路東西爲一移知潼川與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

還利沔戎司復通吳氏所沒莊租悉付總計丙增多田稅命吏
討論歲減不貲邊民感泣俄卒于官年七十三生平常謂吾無
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為夜必書之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
宗詒諡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登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正字遷校書郎
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諸軍兩川崎零
絹錢并激賞絹詒獎之歲以為例并大府及制
置丘審言武興帥吳挺疾病宜早擇人以鎮方面統制李爽
乃其腹心緩急不可任審言之挺亦承制檄輔權帥事甫數
月名守秘書監知江陵府試禮部侍郎知襄陽進顯謨閣待制
知潼川名選除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
撫使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

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
事遣人以禁書告曦變事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
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
事人皆望輔倡義自以不習武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
曦移輔知遂寧府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以輔
有人望稱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改
宣撫使懇辭奏臣衰病軟懦恐牽制敗事丙才力强濟賞罰明
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言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致今日之
變乞命置兩帥分其營屯朝命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未
宜遽去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踰年再召為兵部尚書兼侍
讀楊簡言輔嘗奏成都不可當召乃改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湯壽字君保瀏陽人登淳熙進士謁德安教授轉三省樞密架閣遷國子博士疏言朱熹以正學爲講官四方顛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聞其有過咎之者設聽其去必駭物情宜追名還仍授講職不報壽負節槩以直聲聞于時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進言者屢中傷之罷歸未幾陞禮部郎官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乃轉駕部出知常州入爲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生平奉祠間居之日多屬辭務持大體不爲阿曲言者撫其誥法誦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附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爲蜀人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卦皆以動物爲象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密院編脩會赤青見太陰犯權星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德之應詔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賊隱伏火失其性則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則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時至切之患韓侂胄將萌兵變德之又奏今敵人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吳曦仍帥西蜀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曦果變德之託足疾以避事蜀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安丙奏其遲慢降官改潼川路運判歷湖南北提刑名爲兵部郎官會史彌遠疑丙首以問之德之曰微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而疑之是以私嫌廢公議也彌遠以爲忤遂罷丙深感德且自愧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不負丙因請與結婚不

許時論益稱之。尋起知眉州以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祖耕官
宣教郎性剛介因亂棄官去莫知所之後從父廉聞臨安人言
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因適越求之則已入四明德之渡
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山後有爛平山三居士居之其十宋
宣教也亟躋攀而至惟見丹竈藥爐乃置祠其上而歸
薛叔似字象先河東人徙永嘉入太學爲國子錄雅慕朱熹窮
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名對論祖宗立國
之初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始增賦稅民困滋甚孝宗嘉其說
與應孟明同記姓名一日語曰朕在宮中有如一僧對曰此非
所敢望於陛下爲人君者要當使功業超卓華夏又安今旣不
能如祖宗之舊正使海內富庶不過東南之文景法度脩明亦
爲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豈可牽於無事

苟安之說上默然遷太常博士密院編脩特擢左補闕奏言
主殂孫景代立朝廷規模果定當乘五單于爭立之機如其不
然不可妄動恐反成強敵迭起之勢屬光宗受禪復奏自壽
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今使者入界名稱未正而
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此謀國者畏敵太過之故改除將作監
累起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宰相周必大以天文躔度少差豫圖
銷弭命叔似提舉太史局未幾兼樞密都承旨劉德秀疏罷奉
祠起知贛州移隆興廬州召除內宮觀兼侍讀權兵部侍郎同
脩國史兼叅議國用司請除兩浙民身丁錢詔從之試吏部侍
郎充京湖宣諭使迎合侂冑開選拜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改
宣撫使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
斌唐州之師已敗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

卒守三關金果大入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御史王益祥論其委任失當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生平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有文藁二十卷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鐵冶所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復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事出通州紹興府帥守丘密遇餘吏嚴作賓每從容裨贊濟之以寬秋滿知台州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盡除前政不便者邦人大悅前守嫉之中以事罷去民請留不遂為立碑紀之除大理正以親嫌改太府丞刑部郎慶元間累遷直龍圖閣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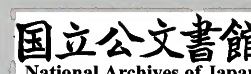
椿不如期楚州招武鋒軍三千五百餘人主將望輕郡守不為禮訓練不盡其能願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族居越公行私釀作賓逮捕其奴竄之論紹興和買事語在食貨志尋除兩浙運副疏論撥官司主者妄費歲撥經總制錢四萬緡丹艘未做加之塗飾墻壁俱存從而剝易祇為驚驢神靈非所以彰聖孝也脩奉者不樂俄權工部侍郎奏請脩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刪脩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脩撰改寧國以竇謨閣待制知潭州入為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又改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使臣乃故海盜作賓使招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得強勇千人置將以統之號義士復募

郡城內外惡少千人號壯士衣糧械器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
過之海道藉以無警市井不譁尋為督府叅謀兼權鎮江府講
留戍兵千人易江閩新軍以備不虞朝廷難之復召為戶部侍
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為考進負拊
吏姦閹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復權工部尚書充館伴使以愛服
閩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上嚴詭戶之禁除寶謨
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隆興府入覲上嚴詭戶之禁除寶謨
近溪峒有砦曰秀洲北鄉蓮塘并水新縣之勝鄉砦宜就委帥
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
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為廂軍在郡傳節錢二十餘萬緡以
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改煥章閣學士奉玉隆萬壽宮祠奉
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
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遷祕書郎首言侂
冑開釁禍國丐外知處州再歲召還疏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
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舉東委宣諭西委宣撫
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
侂冑惡聞其言錮秩罷祠再復官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冑
誅尙書倪思舉以自代名對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
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天下敗壞盡矣累除權工部
侍郎知臨安府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諡文肅
商飛卿字彞仲臨海人登進士官無為軍教授累遷工部郎官
入京踰月不附侂冑卽丐去提舉福建常平茶鹽擢監察御史
復以言事廷侂冑請外以祕閣脩撰為荆湖南路運判進司農

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能以身率下特為儉約凡宴飲餽
 造悉罷省之又以時歛散糧餉稍裕開禧中擢戶部侍郎時將
 舉師問以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支屬有旨俾
 軍前傳宣撫勞金兵大至幾不免遂以憂卒
 方信孺字季若興化人少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咸
 器之以父崧蔭補番禺尉轉蕭山丞朝廷悔佞嘗啓費金亦厭
 兵遣使往來報書皆莫能得其要領進臣薦信孺假朝奉郎樞
 密院檢詳文字充國信使參謀官持督府張巖書通問于金至
 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要以五事一
 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犒軍四還歸正人五縛送首謀信孺曰
 反俘歸幣可從縛送首謀古無是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
 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荅曰將命出國門已置生死度外
 矣至汴見左丞相完顏宗浩請曰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上

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因太母故誓屈今日可目為故事乎
 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辯對再三不少訕宗浩
 叱之曰前日與兵今復求和何故信孺曰前日與兵為社稷復
 讐今日求和為生靈屈已宗浩不復詰授以報書遣還詔特從
 臺諫議所以復從其二事還作并罪首謀增歲幣五萬再令往
 報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割增幣已為甲楯况名分地界哉且
 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北朝始書誘吳曦則去年
 三月曲固有在矣如以熾燭言若得濠我亦得泗漣若勝于
 晉浦橋我亦捷于鳳凰山我固宿壽不能下若圍廬和楚果能
 下乎五事已從其一而猶不聽不過再交兵勝負恐未可知耳
 時已誅曦金人氣頗索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稱藩



不得當改叔爲伯。歲幣外別加犒師信孺仍西執不許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使奉國書誓草及通謝幣錢百萬。抵汴宗浩遽變前說怒其不曲折。建白即持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且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須別出事。日信孺不爲動。徐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既得此復求彼。吾有限而巳。孺留於此與辱命同。不若先就戮。不聽。遣還。初信孺語侂冑。金人設問。首謀何以荅之。侂冑爲之變然。及是還言敵所欲。王事獨諱其末不敢言。侂冑再三問。應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羈管臨江軍。年纔三十。歸於室。燬寶自放於詩酒。已而王柙定議增幣。而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柙歸。誘信孺自春抵秋。三使往返。以口舌折辯。強敵信孺當其難。柙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得自便。起知鄞。

州。累遷淮東運判兼提刑。知真州。性豪爽。揮金如糞。所至賓客皆滿。知真州時。卽北山。賈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爲。後全兵薄儀真。守將決水。賈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內附。上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閉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不聽。久之。費用困竭。賓客益落。乃死。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稍長。厲志于學。周必大嘉賞其文。登開禧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喜亂者屢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擒治之。奏弛八鄉民租。言於轉運使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有不肖之心。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使色動。訖得請。民大感悅。邑大姓與轉運有連。家僮恣橫。應鈴笞而繫之。坐調衡州。

錄事總領聞其名辟爲屬改知崇仁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薄成卽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瘵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藹如也遷通判撫州內艱服除改蘄州差知吉州時峒寇爲亂吉凡八邑七被殘燬且當舟車之會屯大軍六萬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卽奉親以行首以練兵食爲務去冗吏翼軍籍汰老弱或勸以權酷與利謝曰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豈可訪之利其靡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略檄攝其邑調郡兵結閭保分道搗其巢誅爲首者七人鄉以安定頓復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密遣謀捕之部

使者劾其輕發鑄一官閒居六年起提點廣西刑獄旣至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幕改之規模欲變累年上翫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儆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躋之由浙東提刑改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併詭寄三萬戶風采凜然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尙左郎官召見奏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轉移於宮庭嬪御恐後特移事改束手無策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九江豫章江右貧民終歲食淡應鈴力陳商民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運判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衆千餘執縣令殺王官招捕逾年不至卽調飛虎等軍會討之



應鈴親臨誓師號命明信士卒鼓勇禽蔣時選父子及兇渠五
 人誅之脅從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寶章閣至大理少卿
 以病再請告不允一日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及家務纖悉
 不遺僮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生平學力正在今日帥
 傑問疾肅入言論如平時之傑退條然而逝應鈴不以得
 告動心常官而行無敢競以非義所至無留訟滯獄繩姦
 少貸然未嘗沒其賞嘗曰彼之貨以怪入我從而特出之
 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其門為不善輒相戒曰
 無使范公聞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對
 越集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
 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為名言

弘簡錄卷六十九終

文化甲子



